

现代戏剧创作丛书

中国戏剧出版社

陈白尘著

三幕七场话剧

# 升官图

54.6

## 内 容 说 明

这是一出讽刺喜剧，写作于一九四五年。剧本描写两个强盗作案后，闯入一所无人居住的私宅避风，一起进入梦乡。在梦中，他们一个冒充知县，一个冒充秘书长，同下属官员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胡作非为，鱼肉人民。省长前来视察，他们不仅弄虚作假，谎报成绩，而且用金钱美女讨得省长的欢心，得以升迁。作者借梦幻讽喻现实，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当时国民党官场的腐朽。

## 升 官 图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 安 印 刷 厂

字数63,000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8

1957年8月第1版

1981年3月第8次印刷

---

书号：8069 68

定价：0.25元

## 登 场 人 物

老头儿——看门的。

闯入者甲——一个流氓、强盗，即假秘书长。

闯入者乙——闯入者甲的同伙，即假知县。

知县。

秘书长。

知县太太——即省长夫人。

艾局长——财政局长。

马局长——警察局长。

钟局长——卫生局长。

萧局长——工务局长。

齐局长——教育局长。

省长。

侍从。

马小姐——马局长的妹妹，女秘书，即假知县太太。

老百姓子、丑、寅、卯、辰、巳、午、未。

警察一、二、三、四。

听差一、二、三、四。

男候相四人。

女候相四人。

## 序 幕

〔一个凄风苦雨之夜。

〔一所古老的住宅里的一座很敞亮的客厅，但由于夜晚，在一盏如豆的油灯之下，显得空旷而阴暗。陈设简单，显得好久没有人住过了。

〔厅外天井里一片漆黑。

〔左右有两间卧室，门紧闭着。

〔油灯被风吹得摇晃不定。

〔老头儿——须发苍白，佝腰驼背，是年近八十的人了——手持鸡毛掸帚，从右首房间里出来。

老头儿 （用掸帚到处打扫着，一面自己嘀咕）灰沙，灰沙，……到处都是灰沙！……一天到晚吹不停的灰沙！……天吹暗了，地吹黑了，人也吹得迷糊了！……（看看天井）晓得什么时候啦？

〔风声凄厉，电线在哀号着。

老头儿 嗯！风更大了！

〔灯光摇曳。

老头儿 （走近客厅通向天井的落地窗，向天）老天爷！你有个完没有？……吹！吹！

〔正当他一扇扇关窗时，随风飘来了卖唱的歌声：

“说凤阳，

道凤阳，

凤阳本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他倾耳听着，一阵风吹去了歌声，他也恨恨地关上最后一扇窗子。

老头儿 十年九荒！十年九荒！……十年九荒也罢了；十年倒整荒了十年！……（摇头叹息）

〔远处传来一声女人的惨叫。

老头儿 什么世道啊！（再走近窗子静听，什么也没有了）  
〔雨声。

老头儿 哼！又下雨了！……这是什么天！什么世道啊！

〔风雨间歇地咆哮着。在那稍微宁静的刹那，又传来一片混乱的叫嚣：里面有呼号，有惨叫，有怒吼，有呻吟，……但辽远得很，风雨一响，又被淹没了。

老头儿 （举起油灯，倾听片刻。为之太息）世道乱喽！……乱喽！

〔当他举着灯火走向对面房间，正想开门时，忽然清脆地响了两枪。

老头儿 （惊慌地立定）又是什么事？（走回来，向外照看了一阵）老天爷，快点天亮吧！

〔又是一阵枪响。

老头儿 难道……今儿夜里都过不去吗？……唉！（再向对面房间走去）

〔当他开了门，进去，正转身来掩门之际，通向天井的落地窗被推开一扇，闪进一个人来——闯入者甲，身着玄色长袍，头戴黑铜盆帽，敞着领口，露出雪白衬褂，端着手枪，一面收起一大串钥匙。

〔身后又闪出另一个人来——闯入者乙，短袄裤，头顶破毡帽，肩上背负着偌大一个衣包。

老头儿 （冲出来）谁？

闯入者甲 （关上后面的门窗，端正枪，低声威胁地）住口，再出声打死你！

〔闯入者乙躲藏在闯入者甲的身后。

老头儿 （司空见惯，毫不惊奇）唔！……二位请坐！

闯入者甲 不许动！

老头儿 喂，二位是客人，我们主人不在家，我这个看门的也得替主人招呼招呼呀！

闯入者甲 （强迫地）不许你动！

老头儿 喂喂，好汉请别动手！我这两根老骨头经不住你一拳的！

闯入者甲 那就少废话！

老头儿 好，好。（坐下）那么二位好汉要些什么？

闯入者甲 要什么？

老头儿 说老实话，我们主人不在家，这儿是被光顾过不知多少次了，值钱的东西早光啦！就是这些笨重家具！

闯入者乙 （向闯入者甲一笑）这老家伙很大方！

闯入者甲 （笑，拍老头儿肩）老头儿！别怕，咱哥儿俩来不是那回事！只借你这儿躲躲风！

闯入者乙 你没听见枪声吗？

老头儿 （看看他的衣包）唔！……刚才就是你们？

闯入者甲 对！话说明白，咱哥儿俩今晚在这儿躲一夜，天不亮就走，什么也不碰你的。

〔闯入者乙在背后正偷起一个花瓶，揣上身。

老头儿 是……这……

闯入者甲 怎么着？

老头儿 二位好汉来了，喜爱什么拿什么，那是没办法的事；可是二位要住在这儿……

闯入者乙 你要咱们哪儿去？外边侦缉队还在……

闯入者甲 （打断他）老头儿，怎么样？你说！

老头儿 那人家要说我窝藏……

闯入者甲 （出枪逼之）答应不？

老头儿 （推开枪口）嘿，您别急呀！我也没说就不答应！

闯入者乙 你答应不？

老头儿 （看看枪）有这玩意儿，有什么办法呢？

闯入者甲 知道厉害就行！（向闯入者乙）来，用绳子把他捆起来！——老头儿，对不起，委屈你一夜。

老头儿 要捆起我？

闯入者甲 不捆你谁敢保险？

老头儿 （冷笑）我说呀二位好汉，我老头子爬不动走不动，您还怕我逃？要说怕我走风，你们又没抢我的拿我的，我犯得着？再说我这条老命，还想活两年，我得罪了您，未必还想活？

闯入者甲 我瞧你也不敢！……

老头儿 再说，我老头子既然答应了二位住这儿，好人做到底，我还得给二位把把风，捆起我来不要紧，半夜里有个风吹草动，谁给您报信？

闯入者甲 你会把风？

老头儿 我住在门房里，那儿有根绳子通到这儿，您瞧悬着个铃铛儿，一声有事，我将绳子一扯，铃铛儿一响，二位就可以赶紧预备。——这儿有门，通到后

花园去。（指右首房）那一间（指左首房间）是睡房，一条死路，可走不通。

闯入者乙 （商议地）就让他去吧？

闯入者甲 老头儿，我不怕你捣鬼！把好风，请你喝一杯酒；出毛病，老子可要你的命！

老头儿 （笑）可不是，我这条老命在您手掌心里！

闯入者甲 那就快滚！灯留在这儿！大门关好，机灵点儿，有什么动静先拉铃铛。

老头儿 （迟疑起来）门房里就这一盏灯。——不碍事，就让我睡在这椅子上吧。

闯入者甲 这椅子我要睡！去去！你去看门！

老头儿 唔唔，我去看门，我还要去看门。……铃铛就在这儿，有了动静，我就这么……（扯了一下）

闯入者甲 得，得！别扯了！

〔老头儿去了。闯入者甲向天井中张望一眼，即打开右首的房门。

闯入者乙 是通花园的？

〔闯入者甲又推开左首的门照一照。

闯入者乙 还有床，老大，咱们睡在里边吧。

闯入者甲 伙计，那是条死路，没门！

闯入者乙 那……

闯入者甲 这洋椅还不舒服？（拣张长沙发）我睡这一张。

闯入者乙 也好。

闯入者甲 妈的，这房子倒不坏！

闯入者乙 象个衙门……

闯入者甲 （非笑地）你进过衙门没有？

闯入者乙 （不好意思地）老大，您啦？

闯入者甲 我？（感慨系之地）哼！想当年，我也坐过两年衙门！……得，好汉不提当年勇！——咱们来瞧瞧这票货。（打开包袱，里面塞满衣服、首饰、银钱）伙计，今儿运气不坏！你瞧这件线春袍子，全新的，还没穿过。（在身前比了一比，不由自主地穿上身试试）怎么样，合适吗？

闯入者乙 老大，您这么一打扮，可真有个官派！

闯入者甲 （得意）是吗！人要衣装，佛要金装！难道做官是天生的？不信你穿起两件衣服来，可不就大派了？

闯入者乙 （果然捡起一件长袍，打算试一试，眼看着闯入者甲）这一件？……

闯入者甲 （制止）得！瞧你身上肮里肮脏的！——伙计，别忙，跟我干两年，有得你穿的！（收拾起衣包）

闯入者乙 （懊丧地）我穿起来也……也不会象样儿！

闯入者甲 你这家伙好没志气！跟着我，将来总有官给你做的！（似乎已经有了官气，架子十足地坐下）

闯入者乙 官？（惊讶不已）我都能做官？

闯入者甲 那有什么！有钱就有办法！伙计，我阅历得多啦！哼，老子是时运不济，倒了楣。瞧，再过三年，老子有了个百儿八十万，省长不说，道尹、知县什么的，总买它个把个来玩一玩！（燃起烟来，自我陶醉）

闯入者乙 可是我，老大，您看可有这个出息？

闯入者甲 （端详着）伙计，倒不是我当面奉承，你五官端正，天庭饱满，只要时来运来，还怕少了官做？

闯入者乙 （乐得手舞足蹈）老大，您……您……开玩笑！

闯入者甲 （正色）我跟你开玩笑？你去打听看：那些省长、督军什么的，又是什么出身？不是靠钱，就是靠枪杆儿！有几位那猴形儿，简直抵不上你哩！

闯入者乙 （笑得合不拢嘴）您，……您，……官儿怎么样做呀？

闯入者甲 那有什么！假如有朝一日你真做了官，只要我开导开导你，有个三五天，什么都学会了！

闯入者乙 （不能信任）老大，当真的？

闯入者甲 我还骗你不成？

闯入者乙 可是我……

闯入者甲 （摔了烟）得，别想远了，睡了吧，四更了！（随身倒在长沙发上）

闯入者乙 是啦，老大。（捡起烟蒂儿过瘾）

闯入者甲 （呵欠连天）伙计，天不亮就得爬起来走啊，先把这票货弄出城。

闯入者乙 （躺在单人沙发上不断变换位置，企图舒服点）是啦，老大。（又抽了一口烟）

闯入者甲 打一个朦胧，就得叫醒我呀！

闯入者乙 嗯。（又换了个躺法）……哦，老大，您看这票货，能值多少钱？

闯入者甲 睡了吧！算这些帐干吗！

闯入者乙 总值个好几万吧？

闯入者甲 （敷衍地）嗯，嗯。

闯入者乙 一回就是好几万，干上十来回，就是好几十万！……老大，您说有个几十万就可以买个什么？……

闯入者甲 （沉沉欲睡）唔，……唔。……

闯入者乙 哦，知县，……还有道尹什么的，还有省长！……

闯入者甲 ……唔。

闯入者乙 知县……有好大呀？……县太爷，县大老爷，……青天大老爷。……（自己低声地笑了，手中烟蒂掉下了）

〔窗外风雨凄厉。

〔远处惨叫之声不绝。

〔枪声也隐约可闻。

〔灯光昏暗。

〔仿佛有脚步杂踏声。

〔许多人压低嗓子在问：“哪儿？哪儿？在哪儿？……”

——暗 转

# 第 一 幕

## 第 一 场

〔夜晚。

〔依然是序幕的那间客厅，但由于灯火辉煌，由于少数家具的色彩变换，原有的空旷与阴暗已一变而显得富丽堂皇了。

〔脚步声、询问声继续不断，继续增高。

〔闯入者甲和闯入者乙同时醒了，急忙跳下椅子。

闯入者乙 什么事，什么事，老大？

闯入者甲 快！走那个门，到后花园！

〔闯入者乙背起衣包，与闯入者甲逃进了右首的门。

〔门外追赶扑打之声嚷成一片：“打！打！打死他！”

〔通天井的窗门冲开，知县——好象刚从卧室中逃出，一手提着袍褂，一手提着鞋帽，身上的短衫裤已经被撕成破片——狂奔而入。

〔与知县同时进来的秘书长——身上的长袍马褂也被扯烂了，面色如土，狂奔进来，当即扑倒在地。

〔知县藏到沙发背后，但又觉不妥，想进内室。

秘书长 （在地下爬不起来）知县大人！我完了！

〔门外正在呼噪着：“哪儿？哪儿？在哪儿？”

〔一群老百姓，手执棍棒，一拥而入。〕

〔知县尚欲逃窜，已经为老百姓所包围，于是聚而殴之，一边发出狠毒的咒骂。〕

老百姓子 你还乱拉壮丁吧？你还买卖壮丁吧？

老百姓丑 打死了算！老子一家人都死在他手里！

老百姓寅 你还刮地皮吗？（按他头）让你啃地皮！

老百姓卯 还我的谷子来！

老百姓辰 剥掉他的皮！

老百姓巳 打啊！打啊！打死这狗官！

老百姓午 你再来拆我的房子吗？

老百姓未 你还挖人家祖坟吧？

老百姓寅 怎么？断了气？

众 人 死啦？死啦？

老百姓寅 走吧！

〔众人又一拥而去。经过秘书长身旁，每人又重重地踢了几脚。〕

〔右首房门慢慢打开，伸出闯入者甲和闯入者乙的脑袋来。〕

闯入者乙 （向闯入者甲伸了伸舌头）这是怎么回事，老大？

闯入者甲 （机警地跑过来，搜查一下知县的身上，毫无所得）妈的，一点彩头都没有！

闯入者乙 （跟过来捡起知县的袍褂）老大，这套衣服？  
（笑，希望允许）

闯入者甲 （不屑地）算你的吧。（又去检查秘书长）

闯入者乙 谢谢您啦，老大！（急忙穿了起来）

闯入者甲 （依然无所获）都是冬天的臭虫！——嘿！你倒穿起来啦！

闯入者乙 （干笑）您看，可还……可还象个样儿？

闯入者甲 我说嘛，人要衣装！这可不有个样儿啦？（摘去他头上的毡帽）再换上这顶帽子，（捡出知县的呢帽）瞧，官还不是人做的？（将毡帽戴上知县的头，忽然发现）哎呀！伙计！你瞧吧！（抬起知县的上身）这家伙可不象你？——简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

闯入者乙 （惊喜欲狂）当真？（看着知县，摸着自己的脸）

闯入者甲 你说吧，做官的有什么了不起？跟你还不是一样的人？连相貌都一样！

闯入者乙 （傻笑）那我？……

〔从天井那边跑来两个武装警察。

警察一 报告！

警察二 报告！

〔闯入者乙大惊失色，急欲遁去，闯入者甲按住他。

闯入者甲 （镇静地）进来！

〔警察一、警察二进入。

警察一 （向闯入者乙敬礼）报告县太爷：奉了马局长命令，听说有乱党来县衙门捣乱，特派小的们来弹压。

闯入者乙 （吓得跌坐在椅中）唔……

闯入者甲 （遮断闯入者乙，对警察）马局长？——唔，你们的局长自己怎么不来？这儿出了那么大乱子，县太爷受了惊，都说不出话来了！

警察一 是！马局长已经来了！小的们是跑步来的，所以先

到！县太爷受了惊？

闯入者甲 要不是我在这儿，你们县太爷可要吃亏了！瞧你们秘书长不是给打死了？

警察一 是！那一位是？

闯入者甲 （将毡帽压了知县的眉目）这是我打死的一个乱党！——唔，你们俩先把这个死尸抬去埋了。

警察一 是！

闯入者甲 （一回头看见闯入者乙的一双光脚板挂在那儿，踢他一下，让他藏起）嘘！……

闯入者乙 （惊叫一声）哎！……

警察一 大人怎么啦？

闯入者甲 瞧，给乱党追得连皮鞋都掉了。（捡起皮鞋）大人，您进房间去休息一会吧。

闯入者乙 （如释重负）好，好，老大！

闯入者甲 什么老大？（暗地里捣他一拳，顺势搀扶他向左首房间去）你们快点把尸首抬出去！快！（下）

警察一 是！伙计，来吧！好差事！

警察二 倒楣！县衙门里鬼都没一个？

警察一 还不是跑光了！

警察二 唉，知县太太都没在？

警察一 （暧昧地）还不是跟财政局长在一道？

警察二 （会意地微笑）唔。……哎呀！这家伙还没死？

警察一 真的动起来了？

〔警察一、二惊惧地跑开。〕

知 县 你们是谁？……我没有死！

警察一 知道你死没死呀？……你是人是鬼呀？

知 县 我是人，……我是知县大人呀！

警察一 你是知县大人？这就活见你妈的鬼了！

知 县 真的！我是……

〔闯入者甲冲出。

闯入者甲 怎么的？

警察一 这个死的活了，还说是知县什么的哩！

闯入者甲 对了，就是他动手打县太爷的！抬出去，不管死活，埋掉！（对着脸一巴掌）妈的，死吧！（用手巾塞住他的嘴）快抬去埋掉，反正活不成了！快！快！（入左首房间）

警察一 是！——伙计，来，快点抬出去！

警察二 就这么半死不活地埋掉？

警察一 快抬走！快抬走！（低声）活生生的干嘛埋掉？抬去卖！——好卖二十万！

警察二 （惊喜）卖去当壮丁？

警察一 快！快！抬到壮丁营去！

〔警察一、警察二抬知县大人下。

〔闯入者甲探头出视，急反身招闯入者乙。

闯入者甲 快快，走吧！

〔闯入者乙穿上了皮鞋，出。

闯入者乙 他们走了，老大？

闯入者甲 快走，快走！再不走要露马脚了！

闯入者乙 （惊喜交集）他们把我当着县太爷？

闯入者甲 得啦，走吧！拆穿了可不好玩儿！（推闯入者乙向右首门去）走，走走，快！

〔天井里有人叫：“打死的？好！快去埋掉！埋掉！”

〔接着警察局马局长——身材奇短，但耀武扬威地

全副武装着——气喘喘地奔上。

马局长 大人！大人！哎呀，您受惊了！您受惊了！（敬礼，再加以握手）您？

〔闯入者乙木然不知所措。

闯入者甲 您是马局长？

马局长 阁下尊姓？——哦，刚才抬出去的那个暴徒就是您打死的？

闯入者甲 是的，我是知县大人的老朋友，姓张。大人刚才受惊不小，精神有点儿恍惚，您看，他话都不能说。需要休息才行。（扶闯入者乙，想进左首内室去）

马局长 哦！真的！（连忙打扫沙发）大人这儿休息吧！（过来搀扶他）这儿休息！

闯入者甲 （推开他）您坐，您坐，我来招呼。（扶闯入者乙坐沙发上，自己夹在马局长前，遮掩着）哦，马局长看见秘书长的？……

马局长 （惊叫）哦！秘书长！可怜可怜！被他们打死了？这些乱党！混蛋！混蛋！要重办！重办！（转身向闯入者乙挨近）大人怎样？您没有受到伤吗？

闯入者甲 （避开）大人受的是内伤，大概是神经出了毛病，看不出。您还是让他休息一会儿吧。

马局长 哎呀，该死该死！我要早知道就好了！把我局里全部警察开来保护，事情不会如此之糟的！这要请大人特别宽恕。……其实这也不能怨卑职，（凑近去，小声）从昨天早晨起，艾局长拖住我们打牌，一连就打一百零八圈！卑职是生怕有什么公事，所以提早回家，一到家就听到消息，一听到消息就马上赶来。……（四顾）看，到这会儿他们一个都没